



書叢皮

姑々

冰心集

857.64
3203.91

二 之 書 叢 皮 黃

姑 姑

著 士 女 心 冰

RA105/05
海 上

行 發 局 書 新 北

1932

黃皮叢書

姑 姑

一九三二年七月付版
一九三二年九月初版

實價二角半

著者 冰心女士

發行人 李志雲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排印者 蔚文印刷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目次

姑姑.....	一
第一次宴會.....	一五
三年.....	三八
分.....	五〇

姑 姑

『她真恨得我咬牙兒！我若有神通，真耍一個掌心雷，將她打得淋漓粉碎！』他實在急了，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，這時禁不住迸出這一句話來。

我感着趣味了，却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，一面問說：『她是誰，誰是她？』

他氣忿忿的說，『她是姑姑，』說着又咬牙笑了。

我仍舊不在意的，『哦，不是姊姊妹妹，却是姑姑。』

他一翻身坐起來說，『不是我的姑姑，是一個同學的姑姑。』
我說：『你就認了人家的，好沒出息！認得姊姊妹妹也好一點
呀……』

他抱起膝來，倚在床欄上，說：『你聽我說，真氣人，我上一
輩子欠她的債——可是，我是真愛她。』

我放下筆看着他，『哦，你真愛她……』

他又站起來了，『我不愛她，還不氣她呢！她是個魔女，要多
美有多美，要多壞有多壞！自從愛慕她以來，也不知受了多少氣
了。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，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，才
給我出這一口氣！』

我看他氣的樣子，不禁笑說：『你好好說來，你多會兒認得她？怎麼的愛她？她怎麼給你氣受？都給我說，我給你評評理。』

他又坐下了，低頭思索，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，末了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『我真認命了！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，神差鬼使去放風箏，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，正打個照面，好一個美人胎子！她姪兒說：『好，你有風箏，咱們一齊去，——這是我姑姑。』我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，這一叫便叫死了，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。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箏在走，連頭都不敢回，到了草地上，便放起來。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運，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箏，那天竟怎麼也放不起來，我急得滿頭是汗。她坐在草地悠然傲然的笑說：『這

風箏真該拆了，白跑半天。」笑聲脆得鳥聲似的；我一陣頭昏，果然一頓腳把風箏蹈爛了，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！

「倒霉事剛起頭呢，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。她姪兒也真乖覺，總是敲我竹槓，託我買東買西。要不是，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，我又不敢不替他做。每回找他之前，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，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，他姑姑又未必在家。」

我不禁笑了出來，說：『活該！活該！』

他皺眉笑道：『你聽下去呀！女孩子真乾淨，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，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，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，簡直光豔得照人！我正遇見了，倒退三步，連鞠躬都來不及！我呢，竹布

長衫，襟前滿是泥土，袖底都是黑痕，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。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，俏利的眼光，一瞥之間，露出了鄙夷的樣子。我急了，回來抱怨李媽今早不給我長衫換。她咕唧着說：「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，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？打扮什麼，二爺！娶媳婦還早着呢，小小的年紀！」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，笑着追趕來說，「娶媳婦還早着呢，二爺！」把我羞哭了。

「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，去看她姪兒。他不在家，翦頭髮去了。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鳥兒，看見我笑說，「不巧了，我姪兒剛出去，你且坐下，他一會兒就回來。」我搭訕的在一旁站着，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！也許病瘦了罷，風前站着彷彿要吹

起來似的。我正胡想。她忽然笑說，「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。」我臉紅一笑。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。她却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天闢地以來，只穿得這一件衣服，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，天一亮，就又穿上。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了，氣得要死！」

我撲嗤的笑了出來！

「還有一次，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，回家來出門的時候，遇見她從親戚家回來，她說，『對不起，沒有恭接你，你明天再來罷。』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，第二天一早却念念不忘的掙扎着去了，她却簡直沒有露面。我回來了病了三天，病中又想她，又咒她，等到病好，禁不住又去看看，誰知她也病了，正坐在炕沿上吃

粥，黃瘦的臉兒，比平時更爲嬌柔可憐。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。她抬頭看見我，有氣沒力的笑說，「姑姑病了，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。」我惶愧不堪，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！

『她喜歡長春花，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他。哥哥碰見就叨叨說：「她是你的娘！你這樣糟塌母親心愛的花兒孝敬她！」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！但是，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，只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。我仗着膽兒說，「這花兒橫豎也快殘了，摘下來不妨事，她雖不是我的娘，但她是我的姑姑！」哥哥吐了一口唾沫說：「沒羞，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。」我拿着花低頭不顧的走開去。我們弟兄門口，從來是不相下的，這次我却吃了虧。

「家裏的花摘完了，那天見着她，她說，『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朵長春花戴在頭上，多麼好看！』我根本就認爲除她以外，別人不配戴長春花的，便趕忙說，『放心，由我去找。』回家來葉底都尋遍了，實在沒有。可是已叫她放心，又不好意思食言。猛憶起園裏似乎還有，飯後躊躇着便到學校裏去。跳過籬笆，繞過了「勿摘花木」的牌示，偷摘了一朵。心跳得利害。連忙把花藏在衣底，跑到她家去，雙手奉上。我還看着她梳掠，換衣裳，戴花出去。看見車上背後那朵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，我覺得一切的虧心和辛苦都忘了！

「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，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。傳到

先生耳朵裏，就把我傳了去。那時，我正在球場裏，嚇得臉都青了，動彈不得，最後只得仗著膽子走到先生那裏。先生連問都不問，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，拉我到花台邊去。我哭着，不住的央告，先生也不理。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。我羞得恨不得鑽進地縫。我那天沒有吃飯。眼睛也哭腫了。幸而那天哥哥沒在，還好一點。至終自然他也知道了，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。

「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寵愛一落千丈。自從春天起，又往往言語無心，在班裏眼看着書，心裏却描擬着她，同學也開笑。我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，先生老實地這麼一說，父親氣得要叫我停學，站櫃台學徒去。好容易我哭着央求，又起誓再不失

魂落魄了，父親才又回過心來。」

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。

他嘆了一口氣，『以後的半年，我也沒好好的念書，不過處處提防，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。可恨她也和我疎遠起來了。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過罰，品學不端的人看待。至於我爲何挨罰，她却全想不到！我也認命了，見了她便低頭走開去。

『今年的春天，一個禮拜天下午，同哥哥去放風箏，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，還有一個穿洋服的少年也在那裏。我正要低頭回去，她已看見我了，遠遠地叫着，我只得過去。我介紹了我哥哥，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，她叫我叫他叔叔。這叔叔是北京城

裏念書的。我那時覺得他偉大的很。他却很巴結姑姑，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。姑姑那天却有點不在意的，也許是不自然，只同我在一起，却讓叔叔，她姪兒，我哥哥在一塊玩。她問長問短，又問我爲何總不上她家裏去。那時楊柳剛青着，燕子飛來，在水上成羣的輕輕掠過。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！

『到了黃昏，大家站起走開，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意。我暗暗歡喜。大家分手，回家去的路上，哥哥忽然說，「你那位姑姑真俏皮！」我不言語。

『從那時起，我又常到她家去，叔叔總在那裏，但一遇見我來了，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。叔叔却也不介意，只笑一笑走開。

「一月之前，也是一個黃昏，我正從她家回去。叔叔，她姪兒，和姑姑一齊送出來。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，「明天請你來吃酒。」姪兒也笑道，「是的，請你來吃喜酒。」姑姑臉都紅了，笑着推她姪兒，一面說，「沒有什麼，你若是忙，不來也使得。」我看着他們三人的臉，莫名其妙。回去道上仔細一想，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。……」

「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風箏，我一定不肯去，哥哥自己走了。我走到她家，門口掛着彩結，我進去看了。見酒席的擔子，一擔一擔的挑進來，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，不見姑姑，我問是什麼事，姪兒拍手說：「你來遲了一步，姑姑躲出去了！這是她大喜的

日子。「我一呆，姪兒又指着叔叔說，「別叫叔叔走了，這是我們將來的姑夫，——今天是他們文定的好日子。」我神魂出竅，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味兒，苦笑着道了一聲喜，也不知怎樣便離了她家。道上又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，車上却帶着紅禮盒子。

「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，原來怕我和她取鬧。我却是從頭就悶在鼓裏。我那時只覺得滿心悲涼，信足所之，竟到了放風箏的地上。哥哥在放呢，看見我來了，便說，「你那裏玩夠了，又來找我！」我不答，他又問了一句。我說：「只有你是我的親人了，我不找你找誰？」我說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兒哭了，把他弄得愕然無措。

「自此，我就絕跡不去了，賭氣也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。那